



大科幻时代

第一辑

吴岩主编

江渐离 著

无法接触





吴岩主编

江浙离 著

辑

无法接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法接触/江渐离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12

(大科幻时代)

ISBN 7-5324-4324-8

I. 无… II. 江…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科学
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0663 号

无法接触

江渐离 著

章伯奇 插图

柯意瓶子装帧

责任编辑 汪援越 美术编辑 张慈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89 × 1194 1/48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4.5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113,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5324-4324-8/I·1786(儿) 定价: 8.00 元



总序

自 1991 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技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电脑、航天和遗传工程等方面的高速发展,世界科幻文学的存在状态也随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于 60 年代中期,兴盛于 70 年代中期的所谓“新浪潮”运动,因为过分注重形式、希望获得文学领域的较高评价而钻入象牙之塔,远离了飞速发展的当代现实,而被西方文学界所淘汰。更多的新兴作家,踏着“电脑革命”、“强权更替”和“后现代文化”的硝烟走入前台,成为领导科幻文学创作的先锋。

在这样的时代里,作为一个研究东西方科幻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创作的人,对祖国科幻文学的未来抱有担心的态度,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担心导致我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可惜的是,在整整 90 年代的十年里,这些论文并未引起学术界和创作界的关心。

终于,这种现象开始改变了。

地处上海市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编辑了一套中国科幻文学新锐的作品选集,要我为此写个序言,并且向我保证,这是一些与 50 年代“科普型”科幻和 80 年代“社会

派”科幻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是些告别了功利主义、告别了“自卑症”或称“无法进入文学界综合症”的“全新”作品。

我在过去的论文中将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分成两个时期，每个时期以一种典型的创作理念作为代表。第一时期是20世纪初到1979年。这个时期的代表思想是鲁迅先生和一些后继者提出的将科幻作为科学普及的工具。不管这种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带动了一批优秀作品的产生，总体看来，它片面地强调使用了科幻文学的某些功能，而忽视了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总体特征或作用。第二时期是从童恩正教授提出科幻可以普及科学的人生观开始到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代表思想是将科幻世俗化，要展现“现实生活”，“反映现实”。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科幻文学出现了新潮的代表，老作家也进行了多方尝试。第二时期虽然拓展了科幻文学的领域，但更多地，可能是受到西方六七十年代“新浪潮”运动的影响，只能算是对迟到思潮的一种补课。

80年代中期，一股对科幻文学的否定热潮席卷中国，这种文学门类很快在大众阅读的视野中消失。不论是第一时期的作家也好，第二时期的作家也好，能坚持到90年代的，的确已经是凤毛麟角。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科幻文学复兴的期望，明显地，已经寄托在能否涌现出一批高水平的青年文学新锐上。

这批人会出现吗？

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他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出现？

文化部社会教育司当时的司长、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先生，第一个开始严肃地思考这些问题。他还为此特地在九华山脚下的安徽名城屯溪组织了一次会议。可惜的是，刘先生在随后就患病并离开了人世。

接下来，寻找和培植文学新锐的工作被四川省科协主办的《科幻世界》杂志接了过来，并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大的力度开展起来。整个 90 年代，《科幻世界》杂志调整自己的定位，放弃将一切期望寄托在劝说老作家恢复创作上，而是大胆地寻找、起用和培养年龄在 20 岁左右的文学新人。

他们的努力最终换来了中国科幻文学领域的第三次繁荣时期的到来。在这一时期，涌现于 80 年代中后期的青年作家韩松，其作品以势如破竹之势成熟起来，在探索西方科幻文学的中华精神方面，做出了无可置疑的杰出贡献。刚刚登上文坛的杨鹏、星河、杨平等则以工业化甚至后工业社会的视角探索科学带给日常生活、甚至理性带去的种种困惑。更加可喜的是，一批女作家的涌入，将女性的独特思维带入了这个充满男性化精神的领地。

在我看来，新锐作家群不同于前两个时代的特点大致有如下几个。

首先是与科学技术前沿的关系更加密切。最近 20 年，西方科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新返回科学技术。赛伯朋克（或译电脑朋克）派的作品就是一例。如果说赛伯朋克是西方科幻文学中的



阳春白雪，那么下里巴人式的流行科幻文学，如《侏罗纪公园》之类，也将现代遗传工程技术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科幻文学新锐们与科学本身的紧密关系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讲，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现象。

其次，新锐作家由于本身就成长在多元文化的时代，他们的作品中先天就具有后现代文化的许多特征。比如，在前两期作家十分看重的许多“大叙事”，新锐作家不但不看重，而且往往还颇有微辞。告别“大叙事”，关注“小叙事”，这在许多女性文学新锐的创作中也尤为明显。

第三，新锐作家在创作态度上呈现一种自由化的、有时看起来是过分懒散、不负责任的状态。这种状态与一期二期作家截然不同，也受到了一些批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正是因为这种对创作“去责任化”和“去神圣化”的自我满足态度，使作品的创作呈现出更多的自由。

第四，新锐作家的相互切磋和影响方面比前两期作家更加频繁。许多作家由于地缘或思想上的接近，已经形成了创作集体，像北京、天津等地的作者就是这样。嘀嗒声不断的电脑网吧或灯红酒绿的各色酒吧是他们经常聚集的场所。正是因为不断地相互碰撞，才在这些群体中激发了无限的创作热情和创作灵感。

当然，从总体上，我仍然不认为新锐作家的创作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恰恰相反，除韩松等少数几个人之外，多数人的探索还处于刚刚起步的时代。别的不说，单单在题材的创新上、在文学的

表达形式上、在理解生活的深度上、在寻找中华民族的根源特征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点上，多数作品还存在着较大的缺陷。盲目地模仿国外作品，盲目地因袭国外已经过时的“新浪潮”理论，盲目地叫喊“进入主流文学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科幻文学创作的肌体，如果不及时扭转，更大的伤害还将在今后的几年中呈现出来。对于这套选集，我以为也只能算做是对未来新科幻的一种呼唤，而不能当成新繁荣产生的证明。

但是，能出版这一套探索性质的作品选，鼓励科幻文学的创作，提倡科幻文学的创新，其本身的价值远远大于这套丛书中作品的价值。特别是从书中选的都是——批青年作者的作品，在这一点上，我赞赏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魄力和远见。

谈到少儿社，我想多说几句。

我素来对少儿社抱有敬意。70年代末期，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時候，这个社主办的期刊《少年科学》就发表了文革之后第一篇科幻小说。随后，在中华文化复兴之风于乍暖还寒的华夏土地上微微升起的时候，这个社的编辑们又不辞辛劳地南下北上，凭着自己的真诚和对事业的火热激情，一个一个地使早已搁笔多年的老科幻文学作家重新执笔上阵，写出了时代的新声。在关注老作家的同时，这个出版社还特别关注文学新人。包括我在内的许多青年就是在这个出版社的勤勉挖掘下，才得以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感谢这些默默无闻的编辑们，但愿你们个个身体健康！



感谢这个出版社，但愿你们对科幻文学种族延续的努力能使中国科幻文学再度走向辉煌！

感谢这些提供作品的青年作者，但愿你们能在新世纪中努力发挥出创造力和想象力，给中国科幻文学带去新的希望！

感谢所有购买和阅读这个系列选集的读者，但愿你们能站在新世纪的门坎，瞭望伟大的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和辽阔的远方！

6
6
←

吴 岩

2000 年 11 月于北京



目 录



总 序

1



序 章

2



第一章

9



第二章

28



第三章

43



第四章

68



第五章

101



第六章

130



第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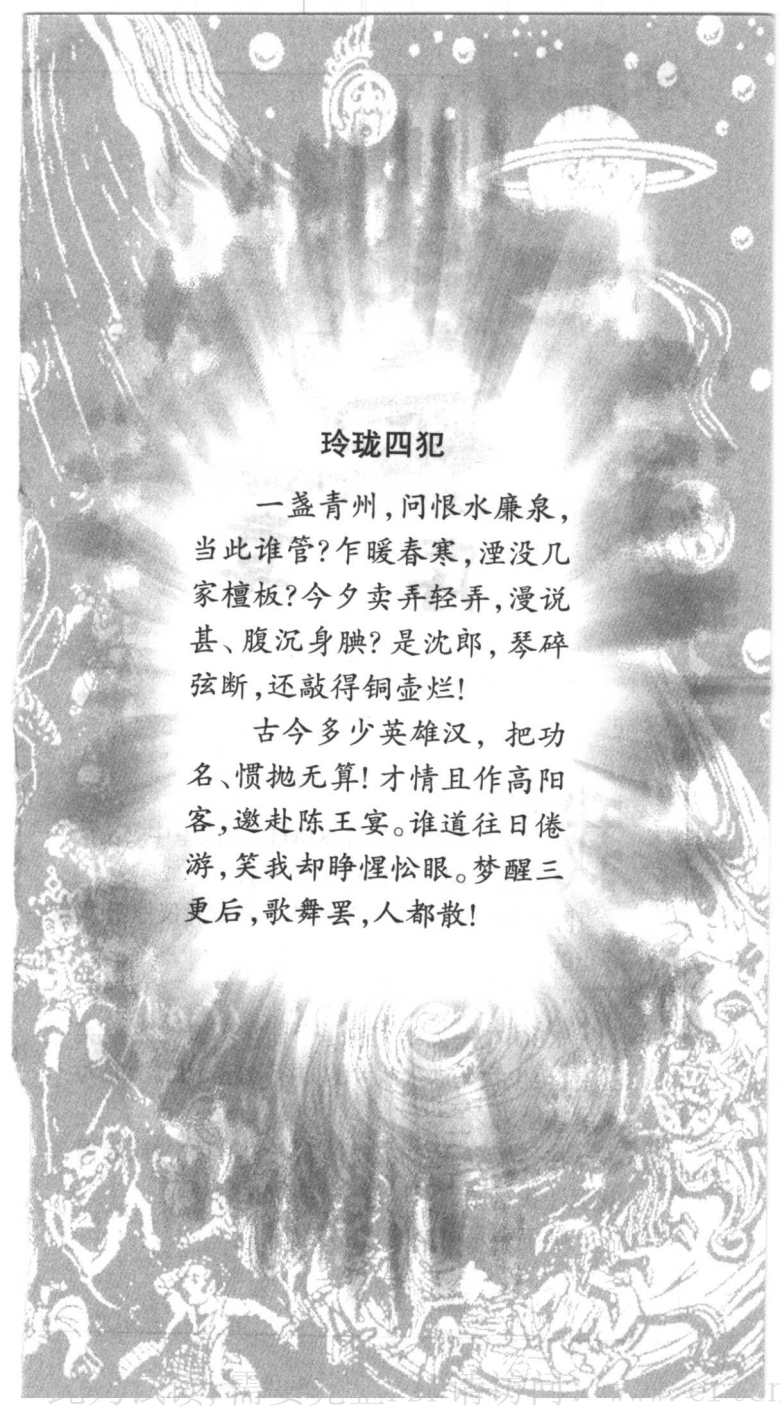
160



第八章

188





玲珑四犯

一盞青州，問恨水廉泉，
當此誰管？乍暖春寒，湮沒幾
家檀板？今夕賣弄輕弄，漫說
甚、腹沉身腆？是沈郎，琴碎
弦斷，還敲得銅壺爛！

古今多少英雄漢，把功
名、慣拋無算！才情且作高陽
客，邀赴陳王宴。誰道往日倦
游，笑我却睜惺忪眼。夢醒三
更後，歌舞罷，人都散！



序 章

2

我 是谁？
我静静地站在 KBO 的主控室中，这个问题一遍又一遍地困扰着我。

除了射线分析仪还在动外，所有的仪器都是静止的。

KBO 在失去动力前是个非常不错的太空实验室，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并不惜一切代价成为它的首航者之一。

在外太空，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平和宁静，静得甚至让我感觉到了从地球传来的喧闹声。

喧闹声是可怕的，你说呢？

那个女人戴着头盔，穿着复合式软轻便型的太空服，却赤着足。

我承认，我对女人的认知相当贫乏。相对而言，掌握河外物理学的课程似乎更容易一些。

我不由自主地转头看了看躺在远处玻璃生态盒里的林少华，如果他听到我作出这种对比的话，一定又会被激怒的。我曾经把恒星比作无糖型减肥汽水里的气泡，我对他说恒星发光以前肯定有一阵子是暗物质，而在黑暗中发酵的面团里确实存在着气泡。

这精彩的辩论顿时激怒了他，他的脸色发青，大声咒骂我是无耻的败类。偶尔，他也会用另一种方式来试图激怒我，他会说：“碳酸类饮料本身就能使你发胖，即便是无糖型。”我决定对这种挑衅不予理会。

林少华如今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我转回头，那个女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在看她，而是半侧着身，面朝着我的左边。

我极少正视女性，与同事迎面相逢时，大半是低头打个招呼就匆匆擦肩而过。有时我想到如果和我搭档的不是林少华而是一个女性的话，那这个实验室里该会是如何尴尬的一种场面。

我惊讶的是，虽然距离只有十米，但仍可清晰地看到那女子手腕上镯状金属表显示的时间：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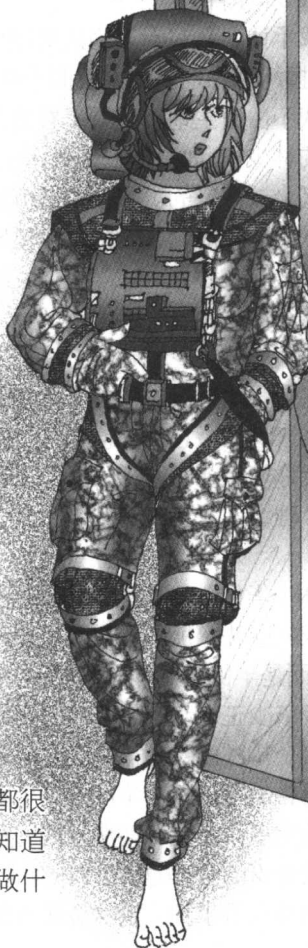




一一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二时四十九分十一秒八五七。

确切地说这是地球上的某个时刻，在广袤无垠的外太空里，时间好像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KBO已经在 α 星系里漫无目的地飘流了近七个地球时间概念上的星期。

我其实并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我曾经见过她，因为她的
一举一动，我都很熟悉，我甚至知道她的下一步要做什么动作。



她为什么要站在我的左边？或许她想要向林少华走去。

我脑子里刚浮现出这个念头，她已经移步向林少华走去了。她赤裸的双足踩在金属地板上，发出刺耳的“嗤嗤”声，这声音应该是软底磁性靴发出来的。

这怎么可能？我打开声波采集器，面板上的波形间隔跳动着，旁边列出了所有与之相近似的声音，第一条标注就是“软底磁性靴”。

安静！

我突然想冲她大声嚷嚷，她破坏了这里的宁静的气氛。

这些日子，为了保持 KBO 的安静，我穿着磁性靴在主控室的金属地板上反复练习了无数遍，我甚至打开了实验室里的声波采集器来辅助我的练习。虽然最终声波采集器的面板上仍然显示出我走路时的波形，但那应该已经是极其细微的，因为我的双耳已经完全听不到它了。

安静是多么完美！

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那女子似乎听到了，她放轻脚步。这样就好。

林少华则不同，他每次走路好像都要故意弄出声响，我提醒他时他总是说：“这声音起码让我知道自己在移动，哈！”

面板上的波形十分稳定，她走得实在是太完美了。





三

那女子终于走到了林少华躺着的玻璃生态盒前，像是费了很长的时间。

这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盒子，林少华曾笑着说它像是古老童话里白雪公主躺过的水晶棺材，现在却是我们就寝和补充体能的地方。每当实验结束精疲力竭时，只要躺进去数小时，便可获得充沛的精力。

而林少华这次已经躺了近五个星期了。

我注视着那女子的头盔，开始猜想她脸的轮廓以及头发的长度，如果把头盔摘下来就好了。

突然我预感到那女子要把头盔摘下来了。果然，她摘下头盔，如我所想的一样，一头金发瀑布般散落在肩头。

回头。回头。我心里惊喜地暗暗念叨。她回过头来。

但我顿时被吓坏了。我看到的是一张和林少华一模一样的脸，而且离我那么近，像是为了等我去凝视而摆下的一个造型。我从来没这么贴近一个人，她仿佛跟我紧挨着。

林少华是个保守的人，始终注意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这是东方人的传统，一如有人说的“距离产生美”。

我揉了揉眼睛，告诉自己这些都不是真的。等我把目光再一次投向她的时候，她和刚才一样，

并没有摘下头盔。

我和林少华一起在月球联合大学学习河外物理学时，一次有个波兰籍的医疗官问我们，“如果你们像中古时代的人那样去医院就诊，在候诊室里至少和其他病人相隔多远，你才不会觉得不自在？”我把这个问题在心里念了好几遍才真正弄懂是什么意思，这时林少华已经答复那位医疗官说：“至少40厘米。”

我不记得当时我的答案是什么，也许和现在一样，我并不觉得和别人远一点近一点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从没有真正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又开始产生幻觉了，因为我仿佛看到了林少华脚上的软底磁性靴。我正坐在主操作台前，应该是看不见林少华脚的。

那女子也在看么？
她完美赤裸的双足穿上
这靴子，还会发出“嗤嗤”

